

“性情独运”理论主张下的尤侗骈文创作

杨旭辉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尤侗的文学创作，在清初文坛上独树一帜。“道达性情”是尤侗文学理论主张的核心，也是他诗文词乃至戏剧创作的主旋律，而这一理论主张在其骈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集中，更淋漓尽致。其性情之独运，与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局相关，也与他独特的个性和突出的才情相关。尤侗的骈文多遇物成赋、含情畅怀之作，往往在精切的体物和流丽的文辞之中，熔铸其内心深沉婉曲的情蕴，具有很强的美感，在当时和后代影响极大。

关键词：尤侗；《西堂杂俎》；清代骈文；“性情独运”

作者简介：杨旭辉（1972—），男，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2-0146-07 收稿日期：2014-01-09

尤侗（1618—1704）是清初文坛为数不多的文学全才，在诗歌、古文、骈文、词、戏剧诸方面均有建树，一生著述丰富，“著书之多，同时毛奇龄外，甚罕其匹”^{〔1〕卷三}，并以其全面而杰出的文学才能、性情和成就，崛起于当世，被时人誉为“真才子”、“老名士”。其文学创作，在清初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道达性情”是尤侗文学理论主张的核心，也是他诗文词乃至戏剧创作的主旋律，而这一理论主张在其骈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集中，更为淋漓尽致。

一、尤侗“性情独运”的文学观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有明以来，文坛复古主义风潮盛行，各家流派之间围绕着宗唐、宗宋的争论久久不歇，直到尤

侗生活的时代，文坛、诗界“忽祧唐祢宋，分而为二，隐若敌国，然聚讼纷纷，莫辨歧路矣”^{〔2〕卷十三}。对于这种无谓的争执，尤侗没有身陷其中，依然保持着自我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若诗文创作被限于谋一时或一地的风尚、作派，势必导致文学创作的衰敝。在批判明代以来延续已久的复古论调的同时，尤侗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以性情为根本，以存真为务的理论主张，他在《吴虞升诗序》中有谓：

今之说诗者，古风必曰汉魏，近体必曰盛唐。以愚论之，与其为似汉魏，宁为真六朝；与其为似盛唐，宁为真中晚，且宁为真宋元。……欲其眉似尧，瞳似舜，乳似文王，项似皋陶，肩似子产，古则古矣，于我何有哉？……诗无古今，惟真尔。有真性情然后

尤侗曾在《西堂乐府自序》中明言，自己所创作的每一个戏剧作品，都是“有深意在秦筝赵瑟之外”。王士禄在题尤侗的《读离骚》一剧时就有评曰：“今读其词，磊块骚屑，如蜀鸟啼春，峡猿叫夜；有孤臣孽妇，问面拊心；逐客羁人，聆而陨涕者焉。至于推排烦懣，涤荡牢愁，达识旷抱，又有出于左徒之上者。”关于尤侗的戏剧创作及其抒情特质的研究，薛若邻先生的《尤侗论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论述备矣，本文暂不作论述。

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

尤侗所追求的“自成本朝之诗”、“自成本人之诗”境界，正是诗文创作唯真是务的必然结果，故而他在此序最后疾呼：“性情独运，妙句自来。”^{〔3〕卷三}

在尤侗的一生中，所作序跋、题词尤多，藉此他集中地表达出自己的文学思想，其间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正是“性情”二字。如《曹培德诗序》中有谓：“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无性情而矜风格，是鸶集翰苑也；无性情而炫华采，是雉窜文囿也；无性情而夸声调，亦鸦噪词坛而已。”^{〔3〕卷三}到了晚年，尤侗更简洁明了地打出了“我用我法，我获我心”^{〔2〕卷三}的旗号。

基于这种“性情独运”的文学理论主张，尤侗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多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质。他的诗歌多以质朴真挚的笔调抒情其困顿失意的人生经历，王士禛在《西堂全集序》中评其诗有云：“如万斛泉，随地涌出，时出世间，辩才无碍，要为称其心之所欲言。”^{〔4〕卷一}此正是“我用我法，我获我心”^{〔2〕卷三}理论主张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所作的《生日偶成用星字韵》一诗，笔蘸酸辛之泪，写尽了早年屡困场屋的无限喟叹：“天上疑生措大星，空囊秃笔写穷铭。十年不遇应头白，四海无交谁眼青？”^{〔3〕}而之后飘蓬徙倚的羁旅苦况，亦时见于尤侗的诗集之中：“举笔将歌《今昔行》，才从驴背卸行囊。垂垂四野风霾暗，落落三家烟火荒。衣上白沙浓似雪，垆头黄酒薄如汤。人生何必遭迁谪，即此浔阳与夜郎。”^{〔3〕《除夕书怀》}这种漂泊无依的凄惶感，在其《于京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若《秋意十首限韵》诸篇^{〔3〕卷二}则堪称其典范。

而尤侗在文学理论上对词体的推尊，也是就诗、词、文、曲诸体在抒情特质这一美学层面的通融相摄的阐述来实现的，这便是他在为常州词人董元恺《苍梧词》、无锡词人张夏《袖拂词》作序时所说：“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乐者，情之至也。莫哀于湘累《九歌》、《天问》，江潭之放为之也；莫乐于蒙庄《逍遥》、《秋水》，濠上之游为之也。推而龙门之史，茂陵之赋，青莲、浣花之诗，右军、长史之书，虎头、龙眠之画，无不由哀乐而出者，何况于词？每念李后主‘小楼昨夜又东风’，辄欲以眼泪洗面。及咏美成‘低鬟蝉影动

私语，口脂香’，则泪痕犹在，笑靥自开矣。词之能感人如此。”^{〔3〕卷三}纵观尤西堂《百末词》中的作品，“自然生新，情文颇能互称，秾丽处时有感慨，哀怨中不失流宕”^{〔5〕37}。其佳作如《沁园春·和阮亭偶兴》中“无可奈何，旧事南柯，新恨东流”写尽了尤侗在遭遇怀才不遇之冷落后的凄寒心境，其中更寓含了他对宦海、人生、世态的深切理解，写得清壮顿挫，感人肺腑。总之，尤侗在文学创作上兼擅各体，而独运于其中的都是他的真性情，这在其骈文创作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

二、时代变局中尤侗骈文创作的情感内蕴

《西堂杂俎》是尤侗的文集，其骈文作品主要收录其中。尤侗的这些骈文作品，亦如其他文体创作一样，全面地展现了作家一生的心路历程。尤其在明清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风云背景下，作家不但要面临人生出处的痛苦抉择，更需要对自我人生乃至整个社会进行种种深刻的反思，这些皆成尤侗骈文创作的主要题材和取向。在用骈文抒写其内心世界的时候，尤侗既有深沉凝重的笔调，也不乏揶揄嘲讽或是自我解嘲的姿态。

在其骈体赋《苏台览古赋》中，则可以清晰地品味出其骈偶文字的深沉厚重。文中通过吴王姑苏台今昔盛衰境况的对比，寄寓了无限的兴亡之感。面对眼前的荒败颓垣，作者遥想吴王阖闾筑建姑苏台时的情景，并进而深思盛衰逆转的历史教训，其文有曰：

向者经始九仞，落成五年。危峰冠日，杰阁参天。埒重璧于京周，等黄金于幽燕。倚西山为屏障，瀕太湖为池泉。翠盖霓旌集其下，鸾箫蛟瑟鸣其巅。继以夫差好游，西施善舞。酒城既开，花洲爰处。画舸翩跹，锦帆容与。猎翠长林，采香极浦。朝醉红浆，夜歌白纈。登斯台也！鲜不目空晋宋，胸吞齐鲁，剑击西秦，鞭撻南楚。披大王之雄风，行美人之神雨。百官献万寿之觞，三军挝四征之鼓。胡为乎越来一炬，遂成焦土？台上何有？有鸟栖矣！台下何有？有鹿走矣！鹤市已墟，鸕鸕飞矣！鸡陂已荒，狐兔藪矣！馆娃之山，丛枳棘矣！香水之溪，飘芦荻矣！迄今几千百年，漠然徒见，山空而水寒；斜阳古道，败址颓垣。绮罗散兮野草萎，箫管歇兮秋风酸。君王没兮玉床冷，宫嫔去兮香

径残。惟有樵夫牧竖，踟蹰而歌其间。歌曰：梧宫秋，吴王愁。火姑苏兮沼长洲。柏梁兮废垆，铜雀兮哀丘。谅古今兮同尽，独感慨兮何来！^{〔3〕卷一}

文中寥寥数笔，以虚笔写“向者”姑苏台之繁华境况，“危峰冠日，杰阁参天”以状建筑之崔嵬壮美，以“画屨翩翩，锦帆容与；猎翠长林，采香极浦”极写吴王宫中笙箫歌吹的喧阗，这些典故无不引人遐想。随后，作者笔锋陡转，连续设问，自问自答，再加上排复的句式，道尽了今日姑苏台已然“丛枳棘”、“飘芦荻”，沦为“狐兔藪”的颓败荒寂和满目苍凉。面对眼前“斜阳古道”、“山空水寒”的凄惻之境，在今昔对比中，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胡为乎越来一炬，遂成焦土？”作者虽未作答，但一语之中却蕴含了无尽的历史沧桑和喟叹。其文辞虽华美瑰伟，然绝非一般的寻章摘句，唯靡丽是求的浮美之作可比。

这里需要说明，时人也曾指出尤侗骈文存在“稍杂”之病。此病虽不见《苏台览古》这样的作品，但尤侗入清出仕时所作的一些应酬文章以及诸如《璿玑玉衡赋》《长白山赋》《帝京元夕赋》《西洋贡狮子赋》之类为清廷歌功颂德的骈偶文字，或皆不免此弊。如：他在永平推官任上，为祝贺满洲权贵、礼部侍郎佟代弄璋之喜而作的《贺佟少宰生子帐词》，其中不乏虚饰逢迎之语，如“降麒麟于天上，公子之祥；筮凤凰于国中，大夫之兆。芝兰玉树，必使种于阶庭；弓冶箕裘，用能高其门户。……乍听其声，便知英物；试观骨相，当号兴宗。”^{〔3〕卷七}尤侗曾说过：“凡人著书立说，只当求谦于己，不必迎合于人。作者不能有美而无瑕，评不能有褒而无贬语云。”^{〔3〕卷三}很显然，《贺佟少宰生子帐词》一类作品，已与其“求谦于己，不必迎合于人”的创作原则相悖，此殆为西堂老人本欲删繁汰杂而未及者乎？但我们观其文，察其心，还是可以感受到尤侗在面对自己作品缺陷时的真诚。时代难免造成作者的某种局限，但他对“只当求谦于己，不必迎合于人”这一创作原则的基本坚守当毋庸置疑，也不必苛求。

对于尤侗在骈文创作上的这种“杂芜”之弊，晚清学者李慈铭在其日记中将其归咎为仕清的经历，其中有谓：“西堂人品，余素薄之。其初注名社籍，驰骛声气，全不为根柢之学。及鼎革时，叫嚣诅骂，一以俳谐鄙芜之词，寓其假饰忠孝之义，迹其所著，似非怀沙抱石，即披发入山矣。未几

而列仕籍，膺征车，终以‘真才子’、‘老名士’之煌煌天语，炫耀邻里。立身若是，无怪其文章之浮薄也。”^{〔6〕第1册}对于尤侗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出处问题，薛若邻先生的《尤侗论稿》论之甚详，兹不赘述。^{〔7〕5-32}在此，笔者只想通过其骈文作品，来展现尤侗历经易代的痛苦和迷茫以及仕清后宦海沉浮的艰辛苦涩。尤侗论文主性情，所谓：“文生于情，情生于境”^{〔3〕卷三}也。所以，他的许多骈文作品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作家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处境、心境的重要文本依据。

崇祯十七年（1644），尤侗的父亲尤澹在苏州滚绣坊修葺了亦园，27岁的尤侗应父命撰写了《亦园赋》，赋作以清丽雅致的骈偶文辞摹状了小园的胜景，行文至末，尤侗有云：“当此之时，虽沁水在左，辋川在右，吾犹以为小也。若夫百年之后，则此园之为桑田乎、沧海乎？又非主人得而保也！”颇为巧合的是，此篇骈赋写完不久，就传来了北都亡陷的消息，对于这段往事，尤侗深有感慨，后来在文尾加上一段《自识》曰：“予作赋时在甲申之春，初不觉末语为讖也。亡何，北都之变闻矣。其明年，大兵渡江，予仓皇出奔，此园遂废为牧马地。归来台榭欹倾，池零塘落，惟有荻花叶摇荡秋风耳。每咏李后主‘雕栏玉砌’之词，与《芜城》一操同增悲涕。因作《后亦园赋》，其首云：‘麦秀渐渐，禾黍油油。吴宫衰草，汉苑荒丘，吟讽数过，哽咽不成声，辄投笔而罢。嗟乎！结绮歌残，望仙舞歇。变迁之后，山川陵阨，半化烟烬。况一丘一壑哉！人生如梦，阅此惘然。’”^{〔3〕卷一}仅观这段文字本身以及尤西堂识语中所援引《后亦园赋》起首的这段骈偶文字，就足以感摄读者之心魄。惜乎笔者寡陋，未见《后亦园赋》之全文，但西堂在国变前后确实在骈文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悲慨之情，其文辞之雄肆，情感之激越，置于清初骈文诸大家之列，亦无逊色。乙酉（1645年）六月六日，尤侗为好友汤传楹（字卿谋）的忌辰而作《反招魂》，时值大清兵南逼江南，身临其境的尤侗饱含着强烈的乡关之思和亡国之痛，写下了这篇充满着乱离之感的骚体赋，其中对清兵在江南的洗劫残暴所作的详尽描写和揭露，马积高先生在其《赋史》中认为：“明清之际的野史如《扬州十日记》之类，具体记载清军暴行者颇多，在诗赋中，则就我所见，以此赋的描写最为具体。”^{〔8〕579}此文开端、结尾的数语便尽述“山川陵阨，半化烟烬”的实情以及作者绵绵不绝

的“哀江南”情思。原本富庶的江南，现在俨然成为贺兰、鸭绿、雁门这样的边塞关隘，满眼望去，“白骨赫然横”；侧耳倾听，尽是“晓角哀风暮笳鸣”；脑海中时时浮现的则是孤魂“游旷野”，这完全是作者在国变战乱之中，用心感受、用文字传达出的悲怆之音。

然而，在入清之后的出处上，尤侗并没有像遗民志士那样坚拒不仕，而是在顺治、康熙时期二度出仕。正是这段经历引发了诸多争论，但是尤侗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失节的行为，在乙酉鼎革之际他就曾这样说过：“国破家亡，主辱臣死，此卿大夫之责，非庶民、妇女之事也。”^{〔9〕卷三}在明亡以前，年仅24岁的尤侗就对自己的处境和生存状态有一个基本的审视和认识，即他从未把自己归入卿大夫之列，始终视之为一个介贫寒之士而已。盖出于这样的认识和观念，尤侗并没有过多地拘泥于出处的“气节”问题。顺治三年（1646），他参加了南京的乡试，但仅得中副榜。在应试不第的打击下，尤侗又读到了当时江南士子间普遍流传的一首讽刺士人纷纷仕清的诗作，其诗曰：“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10〕卷三}江南地区的舆情将尤侗这样参加清廷科举考试者讥讽为“改节”之士，尤侗饱含激愤，作《西山移文》，撰文反讥那些“外谈高尚，中热浮名”者。此文的构思、立意，乃至遣辞，多化自南朝文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通篇骈偶，字挟风霜，文章在开篇处就明确指出：“昔伯夷、叔齐，耻食周粟，气塞孟津，风鸣孤竹。开义士之先声，建名山之高躅。未可依样以效颦，岂容借题而翻局！”一方面，他对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孤高品节给予高度评价，但同时他又坚持认为，夷、齐之为，“未可依样以效颦”，应该视具体情况而论，对于眼下仕清的文人也应区别对待，绝不能若那些讽刺者“借题而翻局”。整篇文章中，尤侗非常坦诚地勾勒出自己在国变前后的心路历程：

当其羽檄晨驰，铁骑夜渡，微服潜行，挈家疾去，弃青衫其如遗，乞黄冠而归故，誓发肤之不伤，戟须眉而余怒，高角巾之巍峨，飘长袖之轩翥。姓氏已更，卜医别寓，多混迹于头陀，常寄生于农圃。家封介子之山，人祭天横之墓。骂冯道为老奴，嗤许衡为穷措。叱咤则正气再歌，唏嘘则禾黍重赋。篋

藏久久之文，空书咄咄之句。斗酒相劳，《离骚》自注。卜邻则龙、比同居，求友则随、光相遇。蓬头历齿，居然王霸之儿；椎髻布裙，宛若梁鸿之姬。亡何，烽烟少息，乡井多归。子啼麦饭，妻泣牛衣。渐过城市，试谒官司，口虽言而赧赧，足将进而迟迟。谋食先生之饌，咏怀高士之诗。挂空名于养疾，托深思于观时。^{〔3〕卷三}

其初，清兵攻入苏州，“羽檄晨驰，铁骑夜渡”，尤侗和家人为躲避战乱，避居于苏州城外的斜塘祖居，他在《避地斜塘》一诗中有云：“江关鼙鼓压城间，水竹村南问卜居。十里镜湖非诏赐，数间草屋即吾庐。相看雕甲争驰马，自著羊裘学钓鱼。莫便感怀成野史，闭门且著老农书。”^{〔3〕《避地斜塘》}此诗堪作《西山移文》中“微服潜行，挈家疾去，弃青衫其如遗，乞黄冠而归故”数语的注脚。兵燹之中切身的颠沛和苦痛，自然极易激发起作家慷慨的家国之情，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怀疑尤侗此时“誓发肤之不伤，戟须眉而余怒，高角巾之巍峨，飘长袖之轩翥”以及“叱咤则正气再歌，唏嘘则禾黍重赋。篋藏久久之文，空书咄咄之句。斗酒相劳，《离骚》自注的”种种言行举止是发乎本心的诚挚表现。但是，随着满洲政权之日渐巩固，江南亦被清军的铁骑基本平定后，“烽烟少息，乡井多归”的文士立即会遇到与尤侗一样的尴尬和无奈，面对“子啼麦饭，妻泣牛衣”的贫困，尤侗最终的选择是“为贫而仕，屈首以就功名”^{〔3〕卷首}。这实在是贫士不得已的艰难选择，用尤侗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挂空名于养疾，托深思于观时”而已，但其内心的苦楚自是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无怪乎他时时要说：“此中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不平之鸣，其容已乎！”^{〔3〕卷首}《西山移文》中“渐过城市，试谒官司，口虽言而赧赧，足将进而迟迟”数语，则写尽了其内心“邑邑”难遣的纠结与焦灼，此亦后文所谓“悔一惭之不忍，叹五悲其如丧”也。

出仕之后的尤侗，始终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就好比是“许由之瓢，以盛鱼肉；严陵之竿，以钓圭组；太史之简，以颂升平；司农之笏，以朝新主”。内心也始终处在一种自责的纠结之中，所以他会《西山移文》中有这样的愧疚之语：“使我碧嶂包羞，丹崖受侮。绿竹汗颜，青松塞语。变驹谷为狐庭，汗鹤帐为鸭宇。”但是面对周围人的质疑，他又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应和解释，诚挚地展现自己内心“邑邑有难为外人道者”，并尖锐

地指出只有那些“身江湖而心魏闕，朝鶴髦而暮貂禪”、“外談高尚，中熱浮名”者，才是真正應該被鄙夷的。在《西山移文》的后半部分，尤侗將這些“外談高尚，中熱浮名”者與伯夷、叔齊明確地區分開來，其文曰：

左顧箕山，右瞻伊水，莫不起而吊予曰：夷與齊與？與汝居者，其斯人之徒與？嗚呼！逸民既往，空山無托。誰覩面目，遂欺丘壑。且夷齊之侶，不過兄弟，爾輩所至，呼朋引類，來如牛馬，去如鬼魅；夷齊之歌，不過數言，爾輩所作，累牋連篇，蠅唱蚓和，傳寫田園；夷齊之食，不過薇蕨，爾輩所吞，酒肴饗饗，既醉既飽，驕人清節。此東陵之盜魁耳，豈西山之俊物哉？今有七松處士，五柳先生，漁樵長老，耕耨無營。慙前車之足誡，信蕝臭之宜分。倘有久投塵網，暫步嚴扃，戎衣登嶺，儒服歸林。或有外談高尚，中熱浮名。子牙垂綸，買臣負薪，皆俗物之敗意，亦豎子之欺人。急懸逐客之令，并勒絕交之文。於是黃鶴騰烟，玄豹起霧。清風掃門，白雲封戶。枝連蜨而難攀，溪潺湲而不渡。向首陽以問津，如武陵之迷路。

據《莊子·駢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後因以“東陵”代稱盜跖。尤侗透過那些“外談高尚，中熱浮名”者的表象，徹底視透其“欺丘壑”的本質，文中“此東陵之盜魁耳，豈西山之俊物哉”的質疑，豈不與錢謙益詩中所諷刺的“悠悠名利笑排場，屈指東陵更首陽”^{〔11〕}卷二十之現象如出一轍乎！

然而，尤侗在仕清之後的景況並不如意，特別是他在永平推官任上，因居官嚴肅，不善阿諛，“不任迎送”，“人皆怪其傲矣”，而“群小側目”。^{〔12〕}16-17 順治十三年（1656），尤侗終因“坐挾旗丁”而被罷職。尤侗在晚年曾回憶其這段經歷曰：“曾為小吏，遠在窮邊。當滿漢之雜居，調停無術；值兵荒之至，救濟無方。……真心勞而政拙，寧吏習而民安；三黜空歸，一毫無補。”^{〔13〕}卷六尤侗在任職永平時所作的《討蚤檄》一文，就以駢體寓言的形式諷刺那些“群小”之輩。與尤侗同時代的文士讀着這樣的文字，不禁惊呼：“韜龍虎犬豹於寸馬豆人，陣雷火風雲於浮眉蝸角，離奇光怪，洞目駭歡，非東方志怪之書，即西域化人之技。”^{〔13〕}卷七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將尤侗的這一類文字視為戲謔、遊戲之作。細讀此文，

則西堂在嬉笑怒罵中无不寄寓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之意，堪與朱鶴齡的《誅蚊賦》並舉，為清初駢文作品中的佳制。

三、尤侗駢文創作的特点和艺术成就

通過對尤侗駢文作品的臚舉和文史相互印證，尤侗的駢文成就也約略可知，若剔其敷衍應酬的浮泛之作，以一種“理解的同情”去研究其人、其文，我們自不應輕其駢文藝術的成就。下面我們就結合尤侗的駢文創作來具體理解、剖析周亮工的評鹭之語，以便更好地體會尤侗在清代駢文史上的獨特地位。

首先，文辭華美瑰偉是尤侗駢文作品給人最為強烈的第一印象，也是重要的藝術特点之一。

在清代文學史上，“才子”、“名士”是伴隨着尤侗一生的標籤，倘非名高學博、文采斐然，自難得此殊譽，而其中最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便是他的八股制藝《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此文通篇承王實甫《西廂記》“最是臨去秋波一轉”而來，緊扣崔鶯鶯“情轉而通”的微微萌動與秋波脈脈的“乍離乍合”，語出駢偶，把崔鶯鶯邂逅張生之後的離別情思寫得細膩綿渺：“最可念者，哄鶯聲於花外，半晌方言，而今余音歇矣，乃口不能傳者，目若傳之；更可戀者，衬玉趾於殘紅，一步漸遠，而今香塵滅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停之。唯見潏潏者波也，脈脈者秋波也，乍離乍合者，秋波之一轉也。吾向未之見也，不意於臨去遇之。”^{〔13〕}卷七順治帝讀到此文，賞嘆不已，连连譽之為“真才子”，而清代著名學者徐珂也將其視為“薰香摘艷，文有賦心”^{〔14〕}第8冊的典範。

就尤侗的文學才能和文章寫作的技巧而言，前人頗多肯定之詞，清初學者沈雄有曰：“晦庵（按：當作悔庵）人文壓倒一世界”，故作文章“不用樹顛苦思，亦更層次有致，落筆便有隼上殊勝之想”^{〔15〕}《詞評》卷下。讀尤侗的詩文集，滿目皆是周亮工所謂“謝月潘花”這樣的文辭，對尤侗斐然的文采，周亮工更不惜用“睢水漾其綠波”、“鶯羽調其慧舌”這樣的語言加以品評。試以其摹狀物態見勝的《鴛鴦賦》為例，通篇中多鋪陳列綉式的描寫：“初戢翼於高枝，徐睥睨於清池。戲蒲荷之翩反，參荇藻之參差。斗雕雲之爛縵，蹙錦水之涟漪。逐斑衣之稚子，伴紅裙之鴨兒。”^{〔13〕}卷一讀此，誠可知其才思敏捷，“遇物成賦”，文藻華美若“謝月潘花”，殆非虛語。

文辞华美瑰伟是尤侗骈文给人的总体印象,如若具体到不同的文体和题材,可见其风格的多样性。对此,王崇简在《西堂杂俎一集序》中说:“展成以沉博绝丽之才,驰声艺苑,所为操觚满志者,亦既综西京之尔雅,擅晋魏之蔚然。……读其赋骚以下,所谓漱芳六艺,采遗千载,非山间之苍崖、霞落、古涧、泉飞乎?读其文、传、序、记,所谓澄心渺虑,耽思傍讯,非山间之翠漱、云除、层峦、雨沐乎?读其论、赞、铭、判,所谓踟躕于意表者,斯山间之风入松、雾迷壑、蟠虬兕而翔鸾凤鹤者,庶几似之。读其说、问、连珠诸类,端而曼曲,而直正如平林日上、禽繁山响,诚可以晖旷远瞩,藻澈遐心矣。”^{〔3〕}卷首

其次,尤侗所作的骈文,多托物寄兴,以“蕙纈兰佩”之笔“援笔为骚”,体现出浓郁的抒情特质。

在其“性情独运”理论主张的大前提下,尤侗的骈文创作无不在积极践行着自我情感的抒写。他的骈文作品中,既有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凄惶无依的惶恐和苦闷之情的写实,也有对现实社会弊政的指摘和批判,更多的则是其自我人生际遇的暗寓表达,从而形成其作品中感慨沉挚、蕴旨遥深的风格。正如尤侗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音忼忼以参息兮,气郁悒而低眉;神茕茕其若逝兮,形茫茫而无依;喟入室而自伤兮,欲出门而无语。”^{〔3〕}卷一尤氏这类作品无不将其人生失意寥落的困惑和悲苦写得真挚而深切动人。这大概也是尤侗自己之所愿罢。在他的自我陈述中,所谓“含毫吐墨”、“以耗磨须眉,驱除岁月”的创作状态,正可以清晰地解释其骈文作品“畅怀发蕴”这一艺术特点的成因与心理机理。

尤侗的不少长篇辞赋莫不如此,即便是短章小篇之作,乃至诗文作品的序言,尤侗都能尽情熔铸自己人生经历的种种情感。尤侗在《西堂铭》的序言中,自为问答,解释何以自号“西堂”。序文连续用典,借古人诗文作品中的内蕴以抒发自我内心的怀抱,文中不乏这样语多沉挚、情愫激宕的辞句:“昔宋玉悲秋,以西堂为蟋蟀之所鸣;谢连入梦,以西堂为春草之所生。予今仰对西风而瑟然来者秋声,俯仰西窗而飘然去者梦魂。……托怨而歌《西洲曲》,为乐而读《西门行》。思公子兮西园,望美人兮西冷。叹逝陨西州之泪,捧心效西家之颦。悲别离兮唱《阳关》之西出,感行役兮写《中牟》之西征。”是以自号曰“西堂”也。在这里,

作者将人生的悲慨、艾怨、伤感、凄楚等复杂的情绪,借助连续几个“兮”字的顿挫、延展、起伏,形成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这些文字真实反映了青年尤侗在历经久困科场、仕途蹭蹬之后的郁闷、痛苦、无助以及无可奈何之后的自我宽慰。

再次,尤侗的骈体文章,文体多变,常杂以滑稽谐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立论则定褒贬于毫端”。

尤侗的骈文创作,其门径颇正,由《离骚》《文选》而入,然而在《骚》《选》的基础上多有新变。晚清学者、骈文家朱一新曾说:“西堂熟于《骚》《选》,拟《骚》及游戏文独工,虽或有伤大雅,以之启发初学则可。”^{〔16〕}卷二尤侗这类带有游戏色彩的文章,其艺术创获和魅力不应被忽略。

尤侗才情敏捷,《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以及《读离骚》等流播禁中,使文名早彰;在史馆时进呈《平蜀赋》,又受康熙帝赏识,所谓“受知两朝,恩礼始终”^{〔17〕}卷十八。纵观尤侗一生所作文章,系为典型的才子文章,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人所传诵。故其好友计东在《西堂杂俎二集序》中有如是识语:“尤子展成《西堂杂俎》初集文,大半滑稽之雄也。然其书奔走海内,至蒙世祖嗟赏禁中,若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可谓荣遇矣。”^{〔18〕}卷二对此,尤侗自己也从不讳言,甚至还在《今文存稿》自序中颇为得意地说,自己早年文章创作是“主于纵横阖辟,杂以滑稽,而人以为诡诞而不驯”^{〔2〕}卷三。尤侗有三部文集称为《杂俎》,盛行于世,尝自谓“雕虫之技,悔已难追;鸡肋之余,弃复可惜”^{〔8〕}卷首。可见如此取名,大概也正是其滑稽谐谑、诡诞不驯的作派了。

对于尤侗所作的大量语出谐谑滑稽、常被人们称为“才子文章”的骈文作品,在其生前身后颇多争议,延君寿在《老生常谈》中说:“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19〕}1795四库馆臣甚至把尤侗的这种作风作为反面例证加以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陆次云之《北墅绪言》时曰:“是集皆所作杂文,而俳谐游戏之篇,居其大半,盖尤侗《西堂杂俎》之流,世所谓才子之文也。”^{〔20〕}卷一八二但是客观地看,尤侗的这类文章,其中不乏佳作,且无不体现着尤侗深厚广博的学识,甚至尤侗自己还认为,这类文章“嬉笑怒骂皆髣髴之流风”,“固无解乎骈枝,或犹贤乎博奕”。^{〔8〕}卷首如其《一钱赋》,在文中连续使用整饬的排句,将世人唯钱是瞻、奉钱为至尊至亲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惟钱至尊，尊之如神；惟钱至亲，亲之如兄；朝廷爵禄，非钱不登；市井舟车，非钱不行。宾客交游，非钱不盟；官司讼狱，非钱不赢；美人粉黛，非钱不呈；鬼神香火，非钱不馨；隐士买山，非钱不名；文人谀墓，非钱不称。朝而韦布，暮而金紫。三公五侯，只为钱市。昔如仇寇，今如兄弟。肝胆吴越，总为钱使；无令公愁，有令公喜。谁面目？唯钱是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人生百年，与钱终始。美矣至矣，蔑以加矣！”而这样的世风人情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尤侗自己的生活、处世态度：“仆本窳人，一钱不持，留此空囊，可以背诗，或者囊笔。否则处锥，睹金花之夜落，玩石苔之晨滋，爱荷叶之的沥，乐苎菜之参差。古诗云：‘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何必鸡鸣而起，为利孳孳也哉？’”^[13]卷一在纵横捭阖的骈偶文字和戏谑幽默的风格中，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

的文学才能，更将他戏谑文风的思想性和抒情性表现得尤为充分。

尤侗是清初极为重要的文学家，他所写的骈文，被认为是清初足以与陈维崧相抗衡的不二人选：“陈其年骈体，世以匹梅庵。”^[21]卷二其“才既富赡，复多新警之思”，故所作骈散文章，“体物言情，精切流丽，读之使人心开目明。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贾人辄梓行之，勿能止也”。^[16]卷十八尤侗的骈文多遇物成赋、含情畅怀之作，往往在精切的体物和流丽的文辞之中，熔铸其内心深沉婉曲的情蕴。如果说尤侗的戏剧尚有数量较少的研究和论述，而对他的骈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空白，本文即以其骈文为中心，着力探讨尤侗的文学理论主张在创作中的表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尤侗的骈文，关注清初文坛的骈文创作。

参考文献

- [1]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 尤侗. 艮斋倦稿文集[G]// 西堂余集. 康熙刻本.
- [3] 尤侗. 西堂全集[M]. 清文富堂刻本.
- [4] 王士禛. 蚕尾文集[G]// 王士禛全集：第3册. 济南：齐鲁书社，2007.
- [5]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6]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M]. 扬州：广陵书社影印稿本，2004.
- [7] 薛若邻. 尤侗论稿[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 [8] 马积高. 赋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 尤侗. 鹤栖堂稿文集[M]. 清康熙刻本.
- [10] 褚人获. 坚瓠五集[G]// 笔记小说大观 本.
- [11]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2] 尤侗. 西堂年谱[G]//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1998.
- [13] 黄始. 听嘤堂四六新书[G]//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1998.
- [14] 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5] 沈雄. 古今词话[G]//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6] 朱一新. 无邪堂答问[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7] 潘耒. 遂初堂文集[G]//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8] 计东. 改亭文集[G]//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9] 延君寿. 老生常谈[G]// 清诗话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0]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1] 杨际昌. 国朝诗话[G]// 澹宁斋集. 乾隆二十四年似园刻本.

[责任编辑：欣 杰]